

台湾新人新著

无情海



无情海

〔台湾〕杨小云著

鹭江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08号

台湾新人新著

无情海

(台湾)杨小云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7228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375印张 2插页 132千字

198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91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180001—185000

ISBN 7—80533—512—5

I·113

定价: 2.60元

1

已经有半个多月，基隆没下过一滴雨。

蓝汪汪的天幕上，日日悬挂着一个火球般的大太阳，毒辣辣地烧烤着，碱腥的海风，吹得人皮肤都要裂开了。

八斗子渔港像一面无垠的水银镜，耀射出亮晃晃的白光，荡漾在水波上的船，不停地吐着白烟，仿佛要被蒸化了一样。满盈盈的大海，简直要沸腾起来了。气象报告说，晴朗的好天气，可能还要持续一般时间。

真是邪门的怪现象，雨都竟也闹起干旱来了。

朱若梅停下正在洗菜的手想着。举起手肘，朝聚满汗珠的鼻尖抹了几下。

要热到什么时候呢？

虽然是上午10点左右，低矮的厨房已塞满了烘热的闷气，脊背上的汗就象自来水般地往外涌，湿透的衬衫，象死鱼般地贴在身上，浑身上下都觉得不对劲。

抬了下昏胀的头，朝轻搭搭粘在灰黑墙壁上的日历望去，那两个红色阿拉伯数字刺入眼底，顿使她心头一抽，一大股燥热横过，逼出更多的汗水。今天是——9月10日，星期天。清楚地记得，送丁志海到桃园机场那天是——7月1

日。想来好笑，明明是去上船，却跑到飞机场去送行。志海说那是远洋油轮，船只在国外跑，根本不靠台湾的码头；也就是说，这一坐上飞机就是两年，在合同未满之前是见不到面了。两年，7百多个日子，要怎样一分一秒地熬过去，想到这儿，一颗心更是焦灼得全身发痛，两只手胡乱地在水盆里拨着，一捆青绿的小白菜，被搓得七零八散。

搓着、洗着，眼睛就模糊起来，那些绿色的菜叶，都开始摇动，一晃一荡地摆着，一下子全化成黑晶晶的眼睛——志海的眼睛，深深的，灼热的直逼而来，粗蛮、热烈得叫人心颤。雪白的牙，象贝壳般串排在两片弧形优美的嘴唇内，扯出的是那样一个憨直、纯真的笑——一种和他粗壮外表、鲁莽举止完全不相称的孩子气。

真是孩子气。那天在机场，他的两眼一直紧盯着自己，倾着全灵魂的爱对她望着，完全无视于船公司派来的人，也不管站在身旁一起同行的其他船员。临要进检查室时，他突然抓住自己的手说他不要走，不要上船；又说至少该等和她订了婚再走，心里才踏实，才有安全感，嘀嘀咕咕缠个没完，使得原本悲戚、惶惑的她，更加辛酸起来；一想到几分钟内便得和他离别，她也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，哽咽地低语着：“我会等你的，志海哥，不论多久我都会等你回来。”

我会等的，尽管天天下班回家时都承受着面对空信箱的失望，我还是会满怀希望的等，若梅想。只是，走了两个多月，除了在纽约机场寄回一张风景明信片外，再没有片纸只字，真把人给等死了。

“大姐，大姐，邮差来咧！”坐在前廊下帮着母亲做塑

料花的三妹慧梅，稚嫩的嗓音，穿过沉闷的空气，灌进默立在水槽边若梅的耳膜。

邮差！信？志海的信。迅速地抓着这一闪而过的联想，真巧，在家休息的星期天，志海的信。陡然地，一颗心迅速的膨胀起来，猛烈地冲击着胸膛，炽烈的狂喜横扫全身。

她奔过窄长的甬道，跳进前厅，两只湿淋淋的手胡乱地在围裙上擦拭着，继续往外冲着。

“别看啦！刚过去。没信。”阴冷冷的几句话，象冰雹般地迎面掷来。若梅打了个寒颤，眼中堆满恼怒，锐利地瞪向说话的二妹爱梅。

“我是好心告诉你，免得跑出去也是一场空。”爱梅一身短睡衣，满头发卷，抱着腿坐在藤椅上，椅脚边散了一堆指甲屑。接过若梅锐利的眼睛，她毫无怯意地翻着眼皮，扬着手里的剪刀，掀着嘴唇说着。

“你瞪我干嘛？怪了，我又没惹你”。

若梅将收回的视线投向脏黑的纱窗上那个绽开的破洞上，父亲每天抱怨蚊子多，却从没想到该换一块纱网。不寄信来的是志海，凭什么向二妹发脾气。谁也没惹我，是我自己，自己受不了再一次失望的撞击。自从志海走后，她的心窝里，就象藏着一罐子发了酵的醋，任何一点细微的震动，都使她全身发酸。只两个月时间，她已经被吴经理叫去骂了四次，一向做事细心的她，不是将报表填错，就是把帐目算错。强烈的不满，明显地写在经理脸上，仿佛在告诉她，再这样下去，你还是请吧。其实，在心底，她又何尝不为自己的一再犯错而懊恼。只是，只是，志海，不管你在那里，给

我一点信息吧，再等下去，只怕我会象冲上海边被太阳晒得枯白的死螃蟹了。

颓然地在藤椅上坐下，一种没有希望的孤独，代替了那涌在心头的酸楚，间杂着丝丝惶恐。志海说得对，至少该订了婚再走，心里才踏实，才有安全感，象这样空荡荡的悬着，除了脖子上这条K金项练外，真是什么都抓不到呀。

项练是他在当兵时，赚了两个月薪水买来送她的。莹亮的细练下，坠着一颗精巧的心形珊瑚粒。他想亲手替若梅戴上，却怎么也对不拢扣环，气得直发毛，连三字经都骂了出来。最后还是若梅自己围上了颈子，他退后两步，叉着腰左右打量了一阵后，满意地拍拍手道：

“这下子你可跑不掉罗。”憨直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狡黠、诡异，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。

“套上我的练子就是我的人了。你没看街上那些有主人的狗脖子上都挂着练牌？这样啊，卫生处的人才不会乱抓。你戴上这条练子，别人也就不敢再打你主意了。”

若梅娇嗔地，拳头雨点般落向他宽厚的胸膛。真是粗，明明是温柔的甜蜜，由他表达出来却变成近乎无礼的鲁莽。

“姐，你放心好了，一定是船没靠岸没法子寄信耽误的。丁大哥绝不会变心的。”爱梅站起来，拍掉大腿上的指甲屑，伸了个懒腰，瞅着沉思的若梅啧啧有声地说着。

“你又知道了。”若梅不以为然地白了她一眼。
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爱梅一脸莫测高深地往里头走，接近甬道时，旋过身轻着嗓子嘟着：“我今天要到台北去，姐，

你那件浅紫色洋装借我穿；还有，那个小皮包。反正你现在也用不着，是不是？先谢啦。”

“你，”若梅张大了嘴，却只挤出这一个不关痛痒的字来。她知道多说也无益，爱梅向来喜欢穿别人的衣服。同样都当会计，若海是将每个月薪水全数交给母亲，要用时再向母亲拿。爱梅却只交给母亲一千元，其余的钱，全花在服饰上；衣服堆得满坑满谷，还整天嚷着没衣服穿。真是。

若梅拿围裙在额头上擦了擦，站起来要回厨房，突见三妹慌忙地跳了进来，扬着粘了半枝的玫瑰，一叠声地嚷嚷着：

“来了，邮差又来了，这回是骑摩托车的。”

看若梅楞着不动，她伸出沾满树脂的手去拉若梅的胳膊，一边扯一边叫着。

“真的，不骗你。不信你自己出来看。”

若梅感激地朝比自己高半个头念国小六年级的三妹望了一眼，跟着她一起走了出来。母亲坐在矮凳上，围在成堆的红绿花叶中，那张脸孔显得分外衰老，倒是满头乌黑的发丝，一迳在阳光下闪着，更衬出结在脑后的发髻是那般地整齐严谨。若梅承继了母亲黑亮的发质，一头垂肩的直发，飘逸动人，受尽了同事、朋友的赞美。

“喏，你看，那不是。”三妹朝前指了指。

觑成一线的眼睛里，立即塞满了绿色光影，越来越近，越转越大，形成一圈炫目的亮光，罩住了默立在门前的若梅。

“朱清水挂号信，拿印章来盖。”邮差直着嗓子喊。

不是我的。在昏胀、迷乱、兴奋的交叠中，这个意念强烈地钻入心底，扫去了全部意识。

“小姐，去拿印章来，快点。”

快点。邮袋里还有那么一大捆信要送，每个收信人一定都正盼望着，和我一样。只是，接过信时，若梅心头酸了起来，连从来不写信的阿爸都收到挂号信，而我这天天写、天天寄的人，却连一封信都等不到。

谁会给阿爸寄信呢？凄楚的眼睛溜向信封，几个黑粗的字写得象墨鱼的触须，张牙舞爪地跳在信封上。左下方印的是——世通航运公司。好熟的几个字，若梅歪着头紧盯着信封想着。啊！这是——这是——若梅惊叫了起来，这是志海上船的那家公司呀！没错，世通航运公司，一家专门办理外借船员的公司。地扯，正是，一点没错。只是，船公司干嘛要寄信给阿爸，还是挂号的？

一丝淡淡的疑虑爬上干热的心窝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是志海吗？

“阿爸，”听到门外三妹的呼叫，没由来的，若梅浑身抖了一下。

“喂，热死了，这天气！”父亲粗嘎的声音随着庞大的身子同时进来，一双木屐刮得水泥吱吱作响。

吐掉咬在嘴里的一小截香烟，将提在手上的渔具、照明灯放在桌上，拎起搁在神案桌前的瓷花茶壶，咕嘟嘟地灌了大半壶，拿右手抹了下溢在嘴角的茶汁，点上三炷香，恭恭敬敬地朝供在案桌前的妈祖拜了一拜，插进香炉，这才转过身向若梅问：

“是志海的信？”

“不，不是。是你的。”若梅连忙将信送到父亲手里。

“我的？我怎会有信？”扯开封口，父亲坐向案桌边的红木椅上。若梅看着父亲，感觉他那双按在椅把上粗大的左手，越压越紧，每个骨节都凸了出来，几乎要捏碎那条磨得发光的横杠。

“伊娘！”突然地父亲大吼一声，拿着信纸的手奋力往桌上攒击，弹落满桌子香灰。一颗大脑袋上，青筋暴起，花白稀疏的头发全竖了起来。“干！有这款事！阿海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！”

“阿爸？”若梅的心有如被鱼钩刺住一般，父亲每说一个字，都象扯动的鱼线一样，拽着她痛彻肺腑。

“干！我去找他爸算帐！”父亲摔掉手里的信纸，在屋里跳了两圈之后，象一股龙卷风般地旋向门口。

正在这时，一身背心短褂的阿旺伯，伸着两条细如竹杆的腿，跨了进来，差点和水塔般的父亲撞上。

“啊好！我正要去找你，你倒自己跑了来。”父亲一把捞住阿旺伯的胳膊，拖向椅边，下劲地往下一按，把手里的信摔向阿旺伯干瘪的瘦脸。

“你看！你自己看！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！”父亲粗嘎地吼着。一向讲话粗声大气的父亲，这会儿的样子简直象要一口吞下阿旺伯似的。

“我，”阿旺伯畏葸地缩在椅中，慢慢举起捏在手里的信纸，嗫嚅着：“我也刚收到信，正在奇怪，船公司说……”浑浊的眼睛瞟向若梅，似乎想由她那儿探寻出一些端倪。

若梅的心提到口腔，一下急似一下的猛敲着，一双困惑、焦急的眼睛，轮流在父亲和阿旺伯脸上巡索，抖着嗓子问道：

“阿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是志海吗？”

“除了他还有谁会做这款没面子的事。干！那个没种的东西，跳船啦！”父亲浊重的吼声，象闷雷般敲上若梅昏胀的大脑，震得她摇摇欲坠。

一时间，眼前冒起无数金星，整个人倒了过来，卷进旋转的星圈中。好一会儿，她才迷迷茫茫地低语着：“跳船？什么叫跳船？是出事了？遇难了？志海他人呢……？”

“哼！要是死去倒也光彩，却是这样不明不白地逃走，真是！告诉你，跳船就是私自逃走，船到美国港口时，他偷偷跑到岸上去，不回来啦！”雷声越捶越凶，直捶得若梅魂魄俱散。

有一分钟时间，若梅震惊得失去知觉，仿佛连生命都停止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四肢僵冷，只是站着对父亲恐怖地瞪着。

不回来啦？私自跑到美国去？

不可能！志海不会丢下我一个人跑到美国去。

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

她内在的意识渐渐流回身体时，突然猛地拒绝父亲所说的话，歇斯底里地甩着头，叫着：

“不！不！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志海不会跑掉，他不会！你骗我，骗我！”

父亲厚大的手按住若梅颤抖的肩，狠命握了一下后，严

肃而郑重地将捏在手上的信纸，在若梅面前晃着，说：

“船公司寄来的挂号信，还假得了吗？”

若梅惊惧无依的眼睛迅速地瞄了信纸一眼，立即转向阿旺伯，求助地，渴盼地。

“我觉得奇怪……”阿旺伯象在安慰若梅又象在宽慰自己。

“骗笑！你在奇怪？你会不知道！”父亲的手戳向阿旺伯堆满汗珠的鼻子，前前后后跳着、吼着：“你儿子跳船，你会不知道？干！骗笑！伊娘！”

阿旺伯细高的身子缩成小小的一撮，象个破布袋垂在椅子上。父亲却有如盛怒的狮子，龇着牙咆哮着：

“当初你是怎么讲的，做担保人不过是盖一个章而已，没有任何麻烦。好了，现在你儿子上船才两个多月，人就跑了。哼！他爽快，跑到美国去吃面包，倒楣的是我这个呷米的做保人。干！你看这信上写的，要负刑事责任，还要赔偿公司损失，十万块钱，十万咧！要卖多少鱼才赚得回来。你说，现在要怎么办！”

还要赔钱，十万块？那么，志海他是真的跑下船去了？志海——跑了——不回来了——不——要——我——了——。

若梅突然想大笑，歇斯底里地笑。震惊、麻木、崩溃、瓦解，整个世界瓦解了，她和他的世界。

阿旺伯却夹着嗓子，幽幽地说着：“阿海这不肖子，实在……。”

“闲话免讲。我问你，现今时要怎么办？”父亲的气焰

越来越高，蹬着木屐脚，躁怒地在水泥地上跳动。

“这，”阿旺伯窘困地抬起眼睛，痛苦地觑了若梅一眼，哑着声音说：“我明天亲身到台北船公司去一趟，向他们问个清楚。”

对！对啊！阿旺伯的话突然象一股暖流吹进若梅心窝，她眼睛一亮，赞许地望向阿旺伯。

“问个屁！”父亲又吼了起来：“伊娘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还用问。你儿子做出这款事，你还有脸去问？干！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。”

“去问问总是好的，说不定……。”若梅抓住窜起的一线希望，轻着声音，哀求地瞅向盛怒的父亲，企图使父亲也同意这渺茫的可能。

“免你噜嗦！”父亲依旧怒火高涨，粗着脖子跳向若梅，“你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阿海这款没出息的小子。以前在渔船上就不好好的做，专爱找人打架，八斗子的人谁不知道？干，这次看他象是真要做事的样子，才替他担保，伊娘！真个是吃了熊胆，竟敢坑我！”

若梅退到墙角，脸孔显出要哭的样子，太阳穴一炸一炸地进跳着，全身都痛苦地痉挛起来。

屋里，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暗了下来，蹲在地上的一方阳光不见了。

父亲的脸，阿旺伯的脸，妈祖的脸，全都蒙上浓郁的阴暗，象魅影，似虚幻。

空气变得很重，就象要压到头上来一样。远处，传来一两声敲击，是——雷？

嵌在天顶跋扈多时的太阳被挤走了，盼望多日的乌云占据了天空。

隆隆的雷声愈来愈密。“甸”的一下，在若梅耳边炸开来。

“阿梅！你给我听清楚，从今以后不准你和志海来往，永远不准！以后他要是敢走进我家大门一步，我就用鱼刀砍断他的双腿！”

一道闪电由窗外穿进，正射在父亲暴怒的脸上，映照出的是那样一张铁青、恶毒、扭曲得走了样的容颜。若梅全身颤抖，一直抖进灵魂底处。

隆、隆、隆、隆。

窗外开始起风了。

隆、隆、隆、隆。

口型的屋内一片漆黑。

若梅额头上的汗一行行地往嘴里淌。碱、冷、苦、涩。心碎成片片，人如同虚脱了一般。

轰隆、轰隆……

要下雨罗！要下雨罗！嘈杂兴奋的声浪淹没了密集的雷声，整条巷子都滚了起来。

猝然地，哗啦一声，雨水倒泼了下来，打在干裂的地面上，洒向枯渴的山峦顶。劈哩叭啦，淅沥哗喇，一阵急似一阵，一声响过一声。

雨丝卷进了窗内，斜打在若梅身上。凉、凉、凉、凉，一直凉进骨髓底。志海哥，今天，真是有你的消息了，却是这样一个令人心魂俱裂的消息。

眼前模糊了起来，耳中嗡嗡声不断。不知道他们还在说什么、吵什么，也不知道阿旺伯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若梅只觉得自己象一块小石子，坠向无涯的海底。

2

雨，下了一夜；泪，淌湿了枕头。

星期一，勉强上了半天班，实在支持不下去，不要说看不清那些密如蚁群的帐目，就是坐在椅子上都觉得天旋地转，根本是心神恍惚，如坐针毡。

顾不得吴经理冰霜般的马脸，若梅请了病假，在同事诧异的注视下，走出了“大发报关行”，直往公车站牌。

心里记挂着上台北去的阿旺伯。这会儿该回来了吧，说不定带回了令人宽心的消息。比如弄错了，是一个误会啦；或者，是志海迷了路，没赶上开船的时间，嗯，一定是。以前他在当兵时，不是常常为了想多聚一会，而延误了回营的时间，还被罚“禁足”呢。

两年服役期间里，只要一有假，那怕只有一天，他也要大老远的从屏东赶回来。为了省钱，坐的又是普通车，来回的车程就去了十几个小时，匆匆见一面，有时候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来不及。劝他不要这么辛苦，他偏有一套歪理。

“只要能看你一眼，就是用走的我也要走回来。”

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痴得教人既心疼又可爱。

是了，志海哥他绝不会丢下我一个人跑到美国去的，就

象我不会背弃他一样。从会走路就玩在一起，赤着脚在海边奔跑、抓螃蟹、捡贝壳，在碱湿海风吹袭下共同成长。渔村的童年，贫瘠而单调，而他俩却以拥有彼此而觉得富足。别的年轻人有春天、花香、咖啡屋、电影院，而他们却只有鱼腥、海水和怪石嶙峋的港湾。岁月加在两人身上的是外形上的改变，存在于彼此内心的感情，却有如浩瀚的大海一样，深邃、坚定、千古恒存。

不，不会的，志海哥绝不会丢下我一个人跑到美国去的。尽管残酷的事实横在眼前，在若梅的潜意识里，却挣扎着抵御地不肯接受。不会，绝不会，若梅的左手不自觉地抚向颈上的项练，我知道志海哥绝不会丢下我不管的，因为——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到油轮上当水手，为什么能狠下心一去两年，为什么……。

“我这样做，全是为了你呀。”那天在望海港的岩石上，他的一双眼睛紧贴着若梅被海风吹红的脸孔说着。

“在渔船上做不是一样？”想到要分别两年，若梅的心早已开始哭泣。

“不！不一样！”志海愤愤然向空中挥拳：“渔船赚钱少，风险大，苦一辈子也出不了头，象我阿爸，抓了一世人的鱼，连自己太太都保不住，到老来还是穷光蛋一个，破网一张，我可不要象他那样。油轮上待遇好，苦个几年又可以考三副，将来希望无穷。”

希望是渺茫而不可及的一个未来，离别却是近在眼前的磨人事实，若梅仍然沉默不语。

“阿梅，”志海拿起若梅的手，在自己脸上来回的摩挲